

「如果沒有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，就沒有我的藝術創作。」在浙江歌舞劇院的排練室裏，田湉盤腿席地而坐，向記者回憶了她憑藉一支自編自演的獨舞《YONG》拿到2016年國家藝術基金「青年藝術創作人才」的故事。「小垂手後柳無力，斜曳裾時雲欲生。」正是靠着最初的10萬元啟動資金，田湉逐漸將獨舞改編成一系列的漢唐舞蹈劇場，使觀眾們在劇場裏與古畫相遇，看到了古代舞俑的復生。

俞畫
大公報記者

國家藝術基金「青年藝術創作人才」田湉

舞俑復生

▼《俑III》宣傳照。



美術館的組舞新體驗

▲唐朝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圖》。網絡圖片

作為北京舞蹈學院的第一批漢唐舞學生，田湉感慨說「我是衝着孫穎老師報的漢唐舞，他創作的《踏歌》我至少看了上百遍，覺得太美了，所以當孫老師在北舞招生時，我立馬就報了名。」然而，當時田湉年紀尚小，雖然孫穎教得十分細緻，但她卻不能理解舞蹈背後的含義，只能學習那些動作，卻跳不出中國厚重歷史文化的那種韻味。

「我在畢業以後，往這條路越走越深，才逐漸領略到漢唐舞的獨特之處，那是一種結合了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的舞蹈。」2016年7月，美國懷俄明州立大學的Snowy Summer舞蹈節，主辦方向田湉發出邀請：除了做7天的工作坊教學，還需要跳一個能夠代表自己特點的舞蹈。

漢代舞俑形象抽象化

「接到邀請時，我想不好要跳什麼，直到有一天我在國家博物館裏看到一批漢代舞俑，它們襖裙接地，筒袖垂肩，面微笑，古樸的模樣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目光。」最終，在舞蹈節的舞台上，田湉將自己固定在一個小小的枱面上，用身體形態的變化演繹了《俑》的最初版本。「我想像自己就是博物館展台上的舞俑，然後從舞蹈中『活』了過來。」

演出頗受好評，國外的舞蹈演員們雖然看不懂她跳的是什麼，卻被舞蹈所蘊含的歷史積澱深深打動。「他能感受到你帶着中國文化、帶有中國歷史感的东西向他走來。至於那個東西是什麼，來自什麼朝代，他可能並不了解，但他能夠感受到中國古代的這種美感。這就是我要傳達的。」

獲10萬資助續寫《俑》

回國後，田湉意猶未盡，她總覺得自己想講的故事，並沒有完全能從獨舞中體現出來。「我想創作一作品，來把《俑》的故事講述得更完整。」2016年9月，國家藝術基金開放了新一年的申請項目，田湉使用《俑》的錄像視頻，申報了「青年藝術創作人才」。「青創人才的資助金額是10萬元，拿着這份錢我編了一部16分鐘的8人群舞——《俑》。」

2018年，田湉在《俑》的基礎上創作了《俑II》，以獨舞、雙人舞、三人舞的方式，建立起一個更鮮活的漢代舞俑的意象。「當時我租了兩台投影，模擬沙子落下的痕跡，一個舞者跑過，沙子剛落下，再一個舞者跑過，沙子又剛落下……最後舞者相當於每一步都在把沙子蹙開，舞者與多媒體是完全咬合的，呈現效果非常好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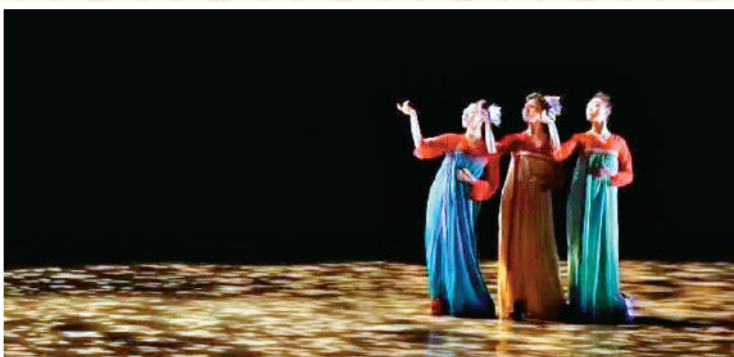
「《俑III》您還準備這樣操作麼？」面對記者的期待，田湉擺擺手說「太貴了，這次不敢這麼奢侈了」。「一台投影儀的租金是一天2萬，我租了兩台用了兩天，投影儀設備成本太高，實在是用不起。」田湉笑着說，藝術家都挺窮的，賺的不夠想像力花的。「這也是為什麼國家藝術基金對我們青年藝術家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平台的原因。」

「前段時間我參加中國舞蹈最高獎第12屆『荷花獎』的比賽，遇見國家藝術基金的劉立明教授，她很欣慰地告訴我，現在依然活躍在舞台上的很多創作者、舞蹈家，都是從這個基金項目裏走出來的。」田湉感慨道，獲得基金的支持，相當於實力獲肯定，這對於青年藝術家而言是一種很大的鼓勵，讓人可以更堅定地走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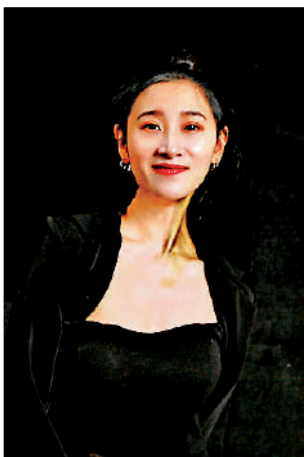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俑III》包含的8支舞蹈以古畫意象為靈感，圖為舞蹈《胡服美人圖》。



▲《俑III》裏的舞蹈《簪花》，靈感源自唐朝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圖》。



▲《俑III》舞者身着唐代服飾。



▶身着《行吟圖》服飾的舞者。

▲田湉表示，「如果沒有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，就沒有我的藝術創作。」

港藝術家可多用歷史文化題材

經驗分享

2021年7月，國家藝術基金理事會宣布，自2021年起面向港澳全面開放一般項目申報，港澳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可直接申報資助項目。其中，藝術工作者可申報「青年藝術創作人才」等資助項目。

作為曾經的獲得者，田湉分享自己的建議：香港的青年藝術創作者可以多從歷史文化題材出發去申報項目，盡量避免個人情感抒發類的題材。「國家藝術基金畢竟是一個國家層面的項目，雖然我知道香港的青年舞者擅長做一些個性化的設計，但在申請基金的時候，還是要多貼合國家題材，能夠提升到展現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的層面。」

此外，在申請項目時，不能「紙上談兵」，僅僅論述一下自己的創作構想，而是需要拿出一個有一定完成度的作品來。「提交的材料要求特別詳細，如果是已經完成的作品，你需要提交作品的完整視頻；如果這個作品還未完成，那你也填寫排練的情況和作品的完成度，例如動作完成了多少、作曲完成了多少、舞美完成了多少，等等。」

「也就是說，你必須要有一個打底的東西，讓評審看到你創作的潛力，才有可能拿到資助。」田湉告訴記者，在資金上，基金是分兩次撥款的。「申請成功時拿一半，結題時再拿另一半的尾款。所以並不是說你拿了錢就完事的，而是要按照你提交的內容排出完整的成果，在劇場裏進行演出，並邀請專家學者來現場觀摩指導，這些都需要作為結題材料提交。」



▲田湉的手稿。

與舞俑共度劇場奇幻夜

以畫入舞

今年3月《俑III》在上海首演。《俑III》以古畫意象為主體，由《簪花》、《唐樂宮圖》、《胡服美人圖》、《躡躡舞我》、《塞外》、《穿深衣的貴族》、《小踏歌》、《行吟圖》8支舞蹈組成。

「每一支舞蹈的名稱都來源於一幅古畫，你能看到的所有的舞姿都在中國古代有着詳盡的出處。」以唐朝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圖》為例，這幅古畫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，描寫春夏之交時節一群服飾華麗的貴族婦女在庭園裏嬉戲、賞花的閒逸生活片段。《俑III》裏《簪花》出自該畫，田湉通過舞台空間的調度，使畫卷中的花卉與仕女鮮活起來。

「純粹的裝束復原可能更適合模特走秀，未必適合跳舞。」田湉告訴記者，她的作品首先從歷史中找到形象依據，用簡約捕捉到古代美學的核心。在漢舞風格的《俑I》、《俑II》中，服裝主體選用修長的筒裙筒袖，點綴了現代感的小高領設計；《俑III》則更注重細節、強調局部，比如舞蹈《唐樂宮圖》就參考了唐代錦鞋的式樣，鞋頭高翹翻捲，形似卷雲。

「我很幸運生長在這個時代，隨着中國的崛起，如今的年輕人真正有了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，也越來越關注和喜歡蘊含中國歷史文化的舞蹈。」田湉笑着說，她的劇場裏常有身着漢服的小姐姐，搖曳生姿地在劇照前與演員合影。



▶身着漢服來看《俑III》的觀眾。